



六臣註文選卷之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

註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張協字景陽載之中弟西晉仕至中書郎河間內史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善曰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

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也

向曰沖漠幽寂也

公子蓋假言之以為問答言其含華美之德潛

隱其光

曜也

嘉遯龍盤翫

五臣作越

世高蹈

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尚

書大傳曰蟠龍貴信於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
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良曰嘉
善遯避蹈跡也公子善守其德以避人世如龍
盤山川之中人莫之知超越時俗以習高跡也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善曰莊子曰乘物以
游心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
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
之間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銑曰浩然
然大道之氣也玩習也衆妙謂大道之門絕
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善曰山
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
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與隱處也
翰曰絕滅景影遐遠窮極奧深也謂公子滅跡
於大荒遠阻之地吞其聲響於幽山極深之處
使人不見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七善曰徇
營也華不聞也

浮華濟曰徇求造就也假立此乃勑五臣雲

求華大夫聞沖漠公子就問焉

輅善曰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裕輅南飛黃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

也求華大夫良曰輅車也驂駕也飛黃神馬越奔沙

輶輶女輶輶流霜善曰劉劭七華曰超重淵越流沙也

多霜飛故車足輶輶行流猶飛也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善

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冰立散也向曰陵扶搖

之風謂乘虛而行躡以足旌拂霄堦各軌出蒼

躡行之堅冰之津謂寒處旌拂霄堦各軌出蒼

垠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堦端崖也翰曰

垠旌旗也乘虛而行故旌旗拂於雲霄之崖車

跡出於蒼天之畔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

厓也軌跡也垠畔也

厓也軌跡也垠畔也

厓也軌跡也垠畔也

厓也軌跡也垠畔也

無塵

濟曰清冷晴色故無霞也曠遠朗明也無人居故無塵也

臨重岫而攬

轡顧石室而廻輪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

阜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良曰重岫石室皆所行歷險阻之處轡輪皆求

華大夫之車馬也

遂適沖漠之所居

善曰爾雅曰適之

也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

善曰廣雅曰崢嶸深真也說文

曰玄幽遠也藹並深兒蕭瑟虛玄寂靜兒

溟海渾

胡濩郭涌

其後

嶰胡賣

谷

嶰勞

張其前

善曰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

外有負海負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聲也又曰濩雷下兒也漢書曰取竹之嶰谷

音義曰嶰谷岷嶠北谷名嶰嶠深空之兒也向曰溟海海名渾濩水涌聲嶰谷山名嶰嶠險

列也見張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

聲既喧山爲之聾也蒼頡篇曰聾耳不聞也良曰尋長竦立壑水也謂長竹立莖蔭其水百

籟謂林木孔穴激風成聲者及鳥獸之類羣鳴皆聾聾於山中也

衝飈發而迴

日飛礫起而麗天善曰鹽鐵論曰衝風飄鹵

雨散也翰曰衝風急風也此急風忽發故能迴日光使却行也礫石因此風而起激拂於天

於是登絕巘逆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

巖中善曰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巘向也論語子張曰敢問

崇德辯惑之辭命銑曰絕巘高山也求華大夫陳分辯疑惑之辭命冲漠公子以巖穴之下乃與之

言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

匿跡善曰應瑒釋賔曰聖人不違時而遜迹賢者不肯俗而遺功七啓曰感分遺身楚辭

曰聊竄端匿迹也向曰不卷藏其道生必耀

以皆於時君不遺棄其身而隱匿名跡善曰東

作五臣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善曰東

曰封禪其王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韋端

碑曰撰勒洪伐式昭德音金匱石室藏祕書之

所書曰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翰曰玉牒金

冊並國史也歿死勒記洪大伐功也謂生死必

須垂名記功於史冊以

示天下傳於後代也

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

獨竄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

也是其市南宜僚耶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

水而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論語子曰

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濟曰

有生之歡滅資父

避代自隱曰陸沈竄藏也

之義廢善曰漢書曰夫人有生之最靈者也孝

平生歡娛之道滅而君臣之義

廢失資於事父以事君也

愁洽百年苦溢

善曰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千歲

翰曰愁心多於百年苦思盈溢於十歲洽

猶多

也何異促鱗之游汀滸

寧

短羽之棲翳蒼

反善曰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于

窮澤漸漬汀滸當何聊賴汀吐冷切說文曰滸

絕小水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也

翰曰促鱗小魚也汀滸淺水也小鳥之棲於蒿

草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

娛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楊朱曰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

七啓曰說游觀之至娛謂富貴榮華也縱性之至娛謂聲色滋味也窮

地而游中天而居善曰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

曰所游處大傾四海之歡彈九州之腴善曰說所居處高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都賓曰華實之毛

喜樂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翰曰傾盡天下所樂膏腴

之美盡悅之鑽屈轂之軔護解疏屬玉之拘子也彈盡也

欲之乎善曰言屈轂之軔難鑽疏屬玉之拘難解今欲以辯而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居

士田仲者宋人屈轂往見之謂曰轂有目軔堅如石厚而無竅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

可剖而斲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軔以爲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

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軔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貳負殺僕

錄黃帝乃楷之疏屬之山徑其右足及糾兩手也向曰而今大夫喻公子入仕故如鑽屈散

之瓠使其可用也今公子自苦於窮險之地而大夫欲以榮貴及於公子亦如解此疏屬之拘

徑楷也于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謂大夫問於公子

雖在不敏敬聽嘉話下快反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孝經曰參不敏

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濟曰大夫不遺棄不材來集此荒外雖不達義敬聽嘉說也敏達話

也說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善曰楚辭曰北有寒山卓龍施

然北方極陰故曰太冥含黃鐘以吐榦據蒼岑翰曰太冥北方也

而孤生善曰禮記曰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尚書曰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

琴也 銑曰黃鐘音律之長也榦枝也蒼岑青山也既乃瓊巘層峻稜

金岸岬

步帝音啼

善曰瓊嶺玉山也魯靈光

見也

向曰金岸岸之生

左

五臣

當風谷右

臣

作臨雲谿

良曰風所生之谿

上無陵虛之巢下無

跖石實之蹊

善曰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蹊實而走高誘曰實地也廣雅曰蹊

履也跖與蹊同

翰曰跖蹊蹊蹊路也上

搖

月

峻挺茗莫邈茗

條

嶢

善曰搖則危危也茗邈高

也挺出也茗邈

嶢遠高兒

晞三春之溢露

朔九秋之鳴飈

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

春之季孟夏之初烈與朔同薛綜西京賦注曰

迴向也古樂府有壁九秋妾薄相行銑曰雲

飈風也謂桐木之葉春露既乾向秋鳴風

五臣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善曰毛萇詩傳曰霏雪兒也霏亦雪

類故通言也何曰零落也根謂桐根也封著也木既繁而後綠草未

素而先凋善曰傳毅七激曰陽春後榮涉秋先彫也向曰謂衆木既繁而桐木猶

未綠秋草木衰而枝於是構雲梯陟崢嶸善曰

葉先凋素謂衰也曰公輸般爲雲梯必取宋長笛賦曰構雲梯抗

浮柱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翰曰構樹

也升也翦蕤賓之陽柯善曰禮記

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蒼頡篇

曰剖析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

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銑曰

翦伐也蕤賓陽時也大呂陰時也陰莖合陽柯

用以爲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善曰營匠未

琴也詳莊子曰匠

石之齊見櫟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

石字伯說文曰斲斲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

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

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音以比黃鐘之宮也銑

曰營匠匠人也伶器舉樂奏促調高張善曰禮

倫古之善音者也倫器舉樂奏促調高張記曰金

石絲竹樂之器也楊雄解難曰絃者高張音朗

急徽也翰曰器舉調琴成也高張清調音朗

號鐘韻清繞梁善曰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鍾兮

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

也齊曰號鐘繞梁並琴名也朗清者謂勝於

此二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善曰風俗

琴也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通曰聲所

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淮南

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韓詩外傳曰鳳舉

曰上翔集鳴曰歸昌也良曰啓中黃之少宮

八風八方之風歸昌鳳鳴也

啓中黃之少宮

善曰中黃土色禮斗威儀曰少
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

發聲收之變商善曰中黃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爲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以及泉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濟曰中黃黃帝也蓐收秋神也黃帝聲佐之以少宮之音秋神聲佐之商音如臣佐君也若乃龍火西積暄氣初收善曰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爲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也良曰龍火飛霜迎節高風送秋善曰火星秋則西南見也相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焱風激其崖李尤七款曰季秋末際高風焱厲也翰曰節氣遷改名曰秋也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

百羅向曰懷土謂思歸也流宕謂遠游百羅憂也撫促柱則酸鼻揮危

絃則流涕五臣作涕流善曰舞賦曰若絙瑟

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

意與此同也銑曰柱軫也撫而促若乃追清

之使急也酸鼻鼻中悲酸也揮彈也哇赴嚴節善曰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咏蒼

銅危以鼗鼓聲中嚴鼓之節銑奏綠水吐白

雪激楚迴流風結善曰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

風賦曰為幽蘭白雪之曲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

風氣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翰曰綠水白雪琴曲名激楚流風歌曲

悲萱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

善曰田休子曰堯爲天子冀茨生於庭爲帝成曆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使

至月終則盡月小餘一葉望舒月也十
五日已後則缺皆悲悼歲月之易往也
榮釐臣

善曰左氏傳
初莒有婦人

不孤婦人不媚高誘曰寡婦曰孀向曰榮發孤獨人也此孤獨寡老之人聞此琴則驚心悲心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嘯天而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靈王太子晉也
吹笙則鳳鳴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

曰昔者郤巴鼓瑟而鱣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
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慷慨骨騰
肉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虛秣或為蹠也銑曰
王子仙人也拂其衣纓傾耳來聽伯牙鼓琴六
馬仰秣謂噓者開口鼻也仰秣此蓋音曲之至
者有草而不食仰首而聽曲也

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

善曰舞賦曰天下之衆妙

公子曰

余病未能也

何曰病此事未能從大夫而聽之

大夫曰蘭宮祕

宇彫堂綺櫳

音聾善曰楚辭曰彷徨今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祕殿

說文曰櫳房室之䟽也良曰蘭香祕深也上

既說琴而公子未能聽之故述此香宮深宇彫

綺之飾欲以發其心也

雲屏爛汗瓊壁書慈

善曰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謂之樹刻之為雲氣王褒甘泉賦曰耀照形之玉壁也

翰曰屏幃也畫之為

雲爛汗文色兒瓊壁
以玉飾壁青葱玉色
應門八襲旋臺九重

善曰毛詩

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及古文
曰桀作傾宮飾瑤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為九重

高臺
正南門也旋曲也
表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

墉
善曰表標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建金城之萬雉毛萇詩傳曰墉城也

向曰表立也百常高也闕樓也園繞也
爾乃峽

榭迎風秀出中天
善曰方言曰峽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

建七啓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秀
出兒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銑曰秀特也
翠觀岑青
觀如山岑之

有木曰榭
長翼臨雲飛陞陵山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榮屋

青彫畫閣道
如雲霞相連

翼也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良

曰屋檐如鳥翼之臨雲也飛陛階道也言高如

鳥飛而陵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善曰

上於山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說文曰極棟也

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

在下也軒長廊之牕也濟曰玉繩星名言望

此星結構棟宇以為極麗也倒景近天而往下看

日之處賴素炳煥粉拱嵯峨善曰毛萇詩傳

軒門也賴素炳煥粉拱嵯峨善曰毛萇詩傳

曰焚復屋棟也焚與粉古字通也銑曰赤白

之色雜於室中粉拱屋之木名炳煥光兒嵯峨

高重陰虬負擔陽馬承阿善曰虬龍也楚辭曰

兒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周書

曰明堂咸有四阿也向曰虬龍陰物馬為陽

物謂刻作其象負荷檐梁之錯以瑤英鏤以金

勢承接木石之曲阿曲也錯以瑤英鏤以金

勢承接木石之曲阿曲也錯以瑤英鏤以金

萃

善曰廣雅曰錯廁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萃出珠崖謂金有萃

彩也

翰曰鏤金玉於室

字之中英萃皆謂美也

方疏含秀圓井吐葩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牕綺疏周旋

方井反植荷葉張載曰疏刻鏤也秀謂萃也

向曰疏窻也圓井謂屋內向下作井

重殿疊起

交綺對棼

善曰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窻文字

殿堂相疊而起交爲

綺綵以對窻棼也

幽堂晝密明室夜朗

謂深也夜

朗謂高敞

焦螟飛而生風

善作

尺蠖

郭鳥動而成

響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

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

翰曰室之深者自生風易響應故雖焦螟微蟲

飛亦成風尺蠖小物動乃成響故其宜也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

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善曰列子曰聲危不可常玩聞

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登翠阜

臨丹谷良曰阜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銑曰華草雜色如錦

文繁又似陽葉春青陰條秋綠向曰陰條謂竹星之照燭

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五臣作觀翰曰華與實

觀仰折神葩置俯采朝蘭善曰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葩許妖切向

曰神葩遡素惠風於衡薄春椒塗於瑤壇善曰

香草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漢書曰徧觀此眺瑤堂王逸

楚辭注曰壇猶堂也鏡曰迴向也蕙香草也

薄聚也椒亦香木種之於玉階之道塗道也壇

也猶階爾乃浮三翼戲中沚音止善曰越絕書

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

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沚也良

曰三翼船潛鯢先駭驚起善曰蘇林漢書注

也沚池也潛鯢才駭驚起曰鯢音魚鯢今呼

魚謂之鯢猶呼車以為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

中豪俊者也濟曰池之潛魚以船游而驚也

翰鳥鯢魚沈絲結飛矰理善曰毛詩曰其釣維

駭驚也何維絲伊絡毛萇曰

絡綸也鄭玄曰以絲為之綸周禮曰矰矢用諸

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翰曰絲網也

矰弋鳥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羣鱗於紫淵之

箭也

裏善曰歸翮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鳴鵲背

負蒼天膺摩赤霄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也

一

向曰用飛鰲以弋鳥故挂於赤霄之外施泥網以取魚故出於深淵之下歸翮鳥也華鱗魚也紫

淵謂其深也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善曰杜預左氏傳曰

縱放也毛萇詩傳曰弭止也翰曰謂逆水上故須縱棹以接風勢順流下故正楫而從波行

也楫亦棹也吹孤竹拊雲和善曰周禮曰孤竹之管

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翰淵客唱淮南之曲

曰孤竹管也雲和瑟也

榜補人奏采菱之歌善曰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曰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

曰淮南鼓負四人子虛賦曰榜人歌張揖曰船長也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也良曰淵客

榜人並行舟人也淮南采菱並曲名歌曰乘鳧五臣舟兮為水嬉

臨芳洲兮拔雲

五臣芝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為鳧

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道雅周
曰水嬉則勝龍舟也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
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銑曰鷁樂以忘戚游
舟舟名嬉戲也洲水畔芝香草

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善曰論語子曰樂

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向此蓋宴居之

浩學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善曰毛詩曰或燕

安浩大麗美也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善曰周禮曰

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天

以素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翰同善注

疑地閉風厲霜飛善曰疑猶結也禮記曰仲冬

之閉藏也

翰曰大疑謂

霜也地閉謂冰也厲嚴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

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

善曰禮記曰季

教於田獵劉向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

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

曰金郊也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銑曰木之柔條至秋則成勁葉遇於風霜日見

稀也因氣效殺言獵也金郊爾乃列輕武整戎

西郊也講師謂講武教戰也

剛建雲髦啓雄芒

善曰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

車也不巾不蓋韓子曰管仲之始化也桓公武

車記曰武車綏旌書曰戎車三百兩詩曰元戎

十乘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白環為營張晏曰

兵車也雲髦雲旂竿上施旌也上林賦曰連雲

旂髦與旌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芒

鋒刃也漢書賈誼曰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也

句曰輕武車名戎剛兵之剛猛者建立隆
開也雲髦旌旗之屬雄芒劍戟之利刃

陽之飛鷲驂唐公之驕音霜驕音霜飛燕未詳或曰駿

馬圖有含陽侯驃疑含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
曰唐成公有兩驕驕馬馬融曰驕驕馬也馬似

之也銑曰紅陽唐公人也並有屯羽隊於外
良馬名飛鷲驕驕也驂亦駕也

林縱輕羣於中荒善曰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
以萬計翼左右甄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

翼夜火相望齊曰屯聚也羽隊持箭者為隊

伍輕翼謂爾乃布飛羣五臣作羅張脩異陵黃公桂

青巒善曰羣或云飛羅盧端切爾雅曰羣羣謂
之羣羣或作羣音旻夫然免羣也劉達吳

都賦注曰羣羣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羣
或為羅也爾雅曰羣羣也郭璞曰山隴長者荆

州謂之巒翰曰羅罽網也將此網陵於黃岑

畫長壑善作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翰曰畫謂

為限制流谿以為關守恐失禽也既乃內無䟽蹊外無漏跡善

廣雅曰䟽通也七啓曰下無漏迹上無逸飛

良曰網羅既密關守已周故獸無䟽漏遺走之

路叩鉦征數校舉麾五臣作讚獲善曰周禮曰鼓

行鄭玄曰鐃鉦也散為陣列而行漢書曰大校

獵如亨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周禮曰建大麾

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氏射

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

舉旌以獲也向曰叩擊鉦鼓以數立功校之

法舉麾號令論其所獲賞罰之制以示衆人然

後馳騁自讚美也麾謂白鼓金機馳鳴鐃的

旄之旌以指揮軍衆者

翦剛豪落勁翮

善曰說文曰鼓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爲之漢書曰冒頓乃作

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是也張弓金機弩牙也鳴鏑箭也剛豪獸也勁翮鳥

也翦落

車

五臣作連

騎競騫

武齊

輒

善曰說文曰騫亂馳也毛

長詩傳曰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轍車迹也濟曰騫馳騫並也

翕忽揮霍雲

迴風列

良曰並飛走亂急也

聲動響鼎

形移景發

善曰孫卿子曰

下之和上譬猶響之應聲

影之隨形良曰景影也

舉戈林

竦

揮鋒電滅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廣雅曰竦

上也翰曰竦驚也電滅言疾也

仰傾雲巢

俯殫地穴

善曰周禮穴氏鄭玄曰穴搏蟄獸所

藏者也向曰雲巢高巢也殫盡也

地穴獸居處

乃有圓文之狎

牽

斑題之從

音宗謂傾盡鳥獸

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豨又鄭玄曰豕生三子

曰從然此折從指諸獸不專論豕也 銑曰豨

從獸名圓文者其文 鼓鬣 風生怒目電聯 容

圓也班題斑額也 反 善曰聯光也 銑曰鼓動鬣

鬣則風生怒目如電聯有光也 口齧霜刃足

撥飛鋒 善曰說文曰撥除也補達切 濟曰鋒刃也此皆獸

與人鬣五林蹶 石扣 叩 跋 步 幽叢 善曰鬣以

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之兒也孔安國論語注

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跋蹶也扣跋或謂却伏

也 向曰恐懼馳走之急也蹶謂足 於是飛黃

撥過扣跋擊排也幽叢深木林也 奮銳貴 石 逞伎蹙 封狶 饋 馮豕

善曰史記曰飛廉以材力事殷紂尸子中黃伯

余左執太行之纓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

曰草編狼藉也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肉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注曰踣前覆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齊曰瀾漫狼藉言獸死者多也傾於榛林倒於溪壑落肉挂於山峯僵斃掩於川澤榛木林善曰藪為毛林陽為丹薄善曰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也廣雅曰草叢生曰薄翰曰藪澤之中禽獸之毛為林原陽之木塗禽獸之血為薄薄亦林也丹赤也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為音緣鄭玄儀禮注曰撤除也頓猶捨也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良曰撤去頓下也言獸已盡開去其圍頓下其網卷藏旆旌鳶者剥鳥皮置之竿上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善曰周禮有虞人文有林衡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向曰虞人林衡並人掌山澤宮命數其所獲之獸計其鮮者鮮注同論最犒到勤息馬韜弦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

勤賞功杜預左氏傳注曰犒勞也又曰韜藏也

向注同謂論其第一之功以有馬連鑣酒駕方

勞其勞息馬而藏其弓弦也軒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曰酒車酌醴

也謂宴軍士其行膳以駟千鍾電醕萬燧星

馬連銜並車駕酒而行之繁善曰孔叢子曰堯飲于鍾西京賦曰升觴舉

燧既醕鳴鍾說文曰醕飲酒盡也翰曰鍾

酒器電疾醕盡也燧謂舉火以知酒盡星繁言火多也陵皇露流膏谿谷

厭芳煙良曰宰割炮炙多陵阜之間露流脂歡

極樂殫廻節而旋五臣無此二句善曰鄭玄

之信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

善曰封禪文曰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

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

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齋

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劍可乎於是風胡

子之吳見歐冶子將使之作鐵劍三枚一曰龍

淵二曰太阿三曰士市陽劍見下文

劍劍名歐冶善

為劍者營作也

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

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

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許慎淮

南子注曰鉞銅鐵璞也精謂其中尤善者也

齊曰耶谿赤山並山名出銅

鐵也鉞鐵名精銅之妙者

銷踰羊頭鑊五臣

越鍛丁成

善曰淮南子曰苗山之鍊羊頭之銷雖

曰銷生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鑠，或謂爲鑠，廣雅曰：鑠，銳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劍，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鍛，椎也。翰曰：鑠鐵，不消以羊頭骨灰致之，乃銷鑠鐵，銑也。鍛成，謂濟南鍛成之劍，踰越皆過也。乃鍊，乃鑠始，萬辟亦千灌。善曰：說文曰：鍊，治金也。賈曰：鑠，銷金也。辟，謂疊之。灌，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不造百辟寶劍，長四尺，王粲刀銘曰：灌辟以數質象以呈也。銑曰：鍊，鑠辟。豐隆，奮椎，直飛灌並銷鑠鍛鍊之名，千言多也。廉扇炭。善曰：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劍之時，雨思玄賦注曰：豐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向曰：豐隆，雷師也。奮舉也。飛廉，風師也。使雷師舉推風，神器化成。陽文陰縵。善曰：吳師扇炭以鑠劍也。

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
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
作治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
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
夫妻乃斷髮揃爪投入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
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
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
闔閭闔閭甚重之向曰神器劍也成言其若
造化而成劍兩面有陰流綺五臣本作旣星連
陽有文章陰則平縵之流綺而流綺星連
浮彩豐發善曰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
太子不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釧齒椽切翰
曰流綺謂文章也星連謂精氣衝天與星連也
浮彩謂色也豔光如散電質如耀雪善曰莊子
發謂光起也
用而雷之震電之霍魏文帝大牆上霜鏐水凝
高行曰我帶長寶劍光白如積雪也

冰刃露繁

善曰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素質堅而似霜造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鐔刀

刀也字書曰凝冰之繁也越絕書曰王取鈍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水之將釋也濟曰鐔鋒其利如霜其色如水形凝亦冰也潔清也氣色凜凜若霜之清潔

冠豪曹名珍巨闕

善曰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

莫能相勝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離矣非寶劍也銑曰豪曹巨指鄭則三軍白闕並劍名也冠謂勝也珍謂重也

首麾晉則千里流血

善曰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

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
白也向同善注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

善曰

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劍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劍而指之駟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向曰蛟龍也鴻鳥也越有寶劍而有駕駟車奔騰者以劍指之奔駟上飛不知其極

灑猶擊也

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

爾而已哉

善曰浮翮鴻鴈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浮翮飛鳥也上能也絕亦斷也重甲兵之兩

重亦得斷也重甲兵之兩重亦得斷之云爾而

已哉並助辭也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

薛燭

善本

光駭風胡

五臣作胡

善曰說文曰

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摸法也越絕書為燭吳越春秋為蜀蓋一人也濟曰薛燭風胡二人知

劍者也言此劍神靈

之寶舒卷不常奇模

異狀乃能震動驚駭此人

辟卷也神劍者皆柔

可卷而懷之復

價兼三鄉聲貴二都

善曰越絕

可舒而用之也

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

匹千戶之都二何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

滿河猶不得此一物況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

千戶之都二何足言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

下文也

翰曰此劍價兼

或馳名傾秦或夜飛

於彼聲貴於此餘同善注

或馳名傾秦或夜飛

去吳

善曰越絕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之

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

還師去汝楚王不與也

良曰吳有湛盧夜飛

去楚王得之秦求而不與此乃先去

是以功冠

吳而後傾秦今先云秦者蓋取韻也

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

善曰說文

曰揮奮也漢書元后詔曰奮無前之威濟曰
此劔之功為萬載之首威及無窮揮之則敵不
敢前執之者為雄伯也冠首擁執也可以從子服九國橫制八戎
善曰過秦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避逃而
不敢進史記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施德諸侯
而八戎來服也翰曰可以破從約之親服九
國之服制御八方之戎九國謂齊楚燕趙韓魏
宋衛中山也爪牙景附函夏承風善曰毛詩曰祈
也橫大也崔琰大將軍夫人寇氏誄曰英雄景附揚雄河
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四
海承風也向曰爪牙猶英雄人也景影也言
此劔之威天下英雄來附者皆如影之附形也
函夏中國也亦此蓋希世之神兵善曰魯靈光
言承風而懼矣世而特出向曰劔能威天下故比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

善曰天驥天馬也驥或為機傳玄乘

輿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臯之所觀天機也

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遯甲開山

圖曰臨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也

也月精為馬皎明也

眸睨

黑照
五臣作昭玄

采緝發

善曰趙岐孟子注曰眸目瞳子也說文曰睨載目也說文曰緝深青而赤也

翰曰眸眼也睨白睛也言眼黑白分明

沫如揮

紅汗如振血

善曰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江染流

沫如赭也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銑曰沫口沫也紅沫色紅

也汗流赤色如振血下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

其若滅善曰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脣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

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齊曰秦青方堙二人名皆善相馬知其

尺寸遲速衆相也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善

者言良馬行疾若滅也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淮南子曰馬夷大丙

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翰曰巾飾也謂馬行疾赴作越春衢整秋御善曰秋御秋駕

若入雲霧注曰秋駕法駕也良曰越春衢者所以游於

春時以騁其駿也秋御駕也所以秋乘也

蚪踊

勇

螭騰

麟超龍翥

善曰甘泉賦曰駟蒼螭今六素蚪劉梁七舉曰

天馬之號出白西域纖阿為右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螭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

曰馬鹿超而龍驤也

銑曰蚪螭亦龍也麟神獸踊騰超翥並疾飛也

望山載奔

視林載赴

向曰載則赴告也

氣盛怒發星飛電

五臣作雷駭

善曰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也

齊曰駭驚也

志陵九

州勢越四海

翰曰神駭之心遠也

影不及形塵不暇起

五臣

作越字

善曰劉廣世七典曰駿駟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興也

塵雖起已

浮箭未移再踐千里

善注與翰同翰曰浮箭謂水

漏刻日時節者言刻未

爾乃踰天垠越地隔

日向

移已再及於千里之道

界畔隔

過汗漫之所

五臣無所字

不游

躡章亥之所

五臣本

未跡

善曰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

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

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

汗漫能游天者也大章豎亥亦捷行步者也言此馬行過此三

人行歷之跡陽鳥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為鳥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

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為鄧林銑曰陽鳥日中鳥也夸父鄧夸父杖

策競走此馬行過之故鳥則下斯蓋天下之傳

羽而夸父投弃其策也頓下也

乘

銑曰此馬天

子豈

五臣有能字

從我而御之乎

濟

御乘 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善曰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

山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

五圍良曰大梁郡名出黍瓊山出禾此將說

滋味口腹也此篇所述鳥獸魚蟲之類皆謂食也

唐稷播其根農帝掌

其華

善曰尚書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賈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也向曰堯

有后稷主播種百穀也播布也神農

帝嘗百草味將使人食之華苗也爾乃六禽

殊珍四膳異肴

善曰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鶉鷄雉鳩鴿禮記

曰子孟春食麥與羊子孟夏食菽與雞子孟秋食麻與

犬孟冬食黍與蔬良曰六禽鴈鶉鷄雉鳩鴿

也四膳四時所食各異其肉也肴肉也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

善曰尚書

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向曰海中滋味者錯雜言

多也陸獸也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善曰伊公伊尹也

灼也庖子庖丁也韓曰爨然也鼎味重九沸

和兼勺略藥音略善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

九沸九變為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為之節也文穎上林賦注曰勺藥

五味之和韓曰伊尹云五味九沸乃可食晨

之取其熟九陽數之極勺藥五味相和也

鳬露鵠霜鵠刮黃雀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

曰歸鴈鳴鵠楚辭曰煎鯖鴈雀王逸曰鴈黃雀也向曰鳬鵠鵠黃雀皆鳥名晨晨飛露露宿

霜霜園作負按星亂方丈華錯善曰鹽鐵論曰

飛也

不知蹴耒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
不能徧視口未能徧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
所其不過一肉也濟曰負案方丈封熊之蹠
食器也星亂華錯言多而美雜也
翰音之跖之石反善曰左氏傳曰晉靈公
煩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
跖數千而後足也濟曰封大也熊獸名蹠掌
也翰音雞也燕骨卑薄
猩脣髦殘象白善曰呂氏春
也跖足也燕骨卑薄曰肉之美者雋燕之髀孫炎爾雅注曰雋胡主
切說文髀股外也裨爾切呂氏春秋伊尹曰肉
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高誘曰髦髦牛也
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美也髦象之肉美
貴異味也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
曰鷲臠羊殘炙鴈煮鳧也良曰鷲鳥也猩猩
象皆獸也殘謂為猛獸所食之殘者靈淵之龜
亦猶豺殘也白謂脂也亦猶熊白也
靈淵之龜

萊黃之鮐

善曰七啓曰寒方苓之巢龜鹽鐵論曰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也漢

書東萊郡有黃縣說文曰鮐海魚也待來切

之鵠

五臣本作鵠字玄豹之胎善曰山海經曰丹穴之

采名曰鳳說文曰鵠鳥大鵠也列女傳陶荅子

妻曰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若王桎象箸不盛

救藿之羹必將熊蹯

豹胎也向曰燂昌以秋

丹山之穴鳳鵠也豹獸名胎謂小者燂善曰以秋

橙耕醑添以春梅善曰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

燂之以薪杜預曰燂炊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

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醑以醢醢和

以蜜飴廣雅曰沾溢也醑與沾同也他兼切尚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醢梅何曰燂煮醑和也

梅橙果實也其味酸以煮

接以商王之箸

慮承

以帝辛之杯

善曰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

之紂六韜曰殷君陳玉杯象箸韓子曰紂為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也銑注同

范公之鱗出自九溪

善曰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

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為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

洲即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齊曰范蠡養魚

之浦稱九溪謂池中為鱸尾丹鰓紫鱗青鬚

善曰毛詩曰魴魚鱸尾丹鰓已見上文上林賦曰捷鬚掉尾振鱗奮翼

魚尾鰓翼鬚爾乃命支離飛霜鏐紅肌綺散素

之顏色也膚雪落善曰莊子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司馬彪曰朱姓也。泮，漫名也。益，人名也。泮，普彭切。霜，鐸已見上文。七啓曰：玄熊素膚，又曰：離若散雲。翰曰：支離，古之屠人也。鐸，刃也。霜者，利也。肉之紅者如綺，素白者如雪。肌膚皆肉，散落為刃所破之。婁子之豪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

擬其薄。

善曰：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楚辭曰：蟬翼為

重。

翰曰：婁子，古之明自人也。廁，比也。謂厨人

切割魚細薄之妙，雖明目者能割析毫釐之小

者亦不能。

繁者既闕，決亦有寒羞。善曰：蒼頡篇

比此細也。

禮曰：朝事之邊，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

進寒具，口實之邊也。

向曰：肴膳闕終也。寒羞

謂朝之食也。謂繁多之膳，食既終

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商山之果，漢

皋之榛。

七豆反。善曰：漢書曰：四人者，秦之世

避而入商雒，深山漢書弘農郡有商縣

皋之榛。

避而入商雒，深山漢書弘農郡有商縣

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

賦注曰檇亦橘之類也或曰檇向曰商山名

漢皋漢水之畔檇果名析歷龍眼之房剖椰差以子之殼

反善曰劉涓子吳郡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其父曰椰樹似檇椰實大如瓠裏有汁美

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凡物也肉盛者皆謂之殼苦角切協韻苦豆切向曰龍眼椰子

果名割開破也芳肯萬選承意代奏善曰鄭玄

房殼皆皮也芳肯萬選承意代奏周禮注曰

選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奏進也良曰芳香

肯美謂香美之味萬度選擇承意所欲更代而

進之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善曰盛弘之荊州

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酒極其

美與湘東鄰沽酒年常獻之世稱鄰渌酒吳地

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篇曰浮

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也良同善注

浮

蟻星沸飛華萍接

善曰南都賦曰醪敷徑寸浮蟻如萍也銑曰酒上有浮

者如蟻星沸言多亂也如花之飛水萍之泛相連接者也

玄石掌其味儀氏

進其法

善曰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

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曰玄石古之知酒味者儀氏善造酒者

傾壘一

朝可以流酒千日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

客謂之酒漢書谷永曰流酒媒娼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良

曰壘樽也流酒醉也言酒淫多而醉千日一醒也

單醪投川可使三軍

告捷

善曰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

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翰曰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簞酒王

欲與軍士共之則少而不偏乃傾酒於水上源
令衆士飲之卒皆醉乃感惠盡力而戰晉師大
敗之醪酒也單謂一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
樽也告捷克勝之名其

煒曄也

善曰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文
曰歆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郭璞曰

煒曄盛兒也

銑曰歆食羨美也觀見聽聞也

言此滋味與酒人神所食美之見者以爲盛也

子豈能疆起而御之乎

齊曰御

公子曰耽口爽

五臣作

之饌其腊

昔

毒之味

善曰老子曰五味
令人口爽廣雅曰

爽傷也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

厚味寔腊毒賈逵曰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

其毒久也

濟曰耽樂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

器

善曰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疆命曰
爛腸之食亡國之器六韜曰殷君王桀象箸

器

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也翰曰人以恬淡寡欲清心爲務以理天下比皆有益於時無味於口若專食肥鮮則必喪亡其王道之味故比之有毒腐腸之藥可以害人亡國之器謂象箸玉杯紂用而亡也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五臣作運大

人有作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曰融通啓開微應也上說公子皆不入今說晉朝之德以曉之言晉通上皇至理之風也晉金德王故曰金華開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善曰周易曰明應也大人天子也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

良曰晉德之明則繼日照於天下比天覆其基
於萬物而大居中也配比光大宅居也

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善曰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太王上基德十五王而

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王
處岐已見思玄賦銑曰基本崇盛也姬公文

王也言以德為本則盛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
於文王之處岐山之陽

在亳善曰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安國曰言湯有寬仁之德尚書曰湯

既黜夏命復歸於亳向曰南箕之風不能暢
有殷湯也亳湯所都地名也

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善曰尚書曰星有好雨春

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畢者雨
翰曰南箕星名主風風所以養物暢通也畢星

主雨離著也月行著畢則雨也雨可以潤物雲
所以致雨言晉德如風之養物雨之潤物故通

其政化豐

皇道煥炳帝載緝熙

善曰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

其惠澤

書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詩曰維清緝熙文

王之典

向曰皇大帝天緝安熙廣也言大道

照明乃天之法則安人

導氣以樂宣德以語

臣五

廣惠炳煥謂照明也

作詩

善曰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

伏陽道壅塞人氣鬱閉筋骨攣縮作舞宣導之

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律所

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濟曰導引也言引和氣以樂宣

教清於雲宮之

帝德以謳誼也詩謂謳歌者也

世治穆乎鳥紀之時

五臣作官善曰左氏傳曰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

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鄭子曰昔者黃

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

王猷四

鳥名也

翰注同教化也穆美也

塞入聲

函夏謐寧

五臣作靜

善曰毛詩曰王猶

曰謐寧也

銑曰猷道謐安也函夏謂

中國也言王道四方充塞中國安靜也

丹冥授

烽青徼

釋警

善曰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

也青徼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羗之野

南至交趾丹棠范曄後漢書遼東徼外獬人寇

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中爲

夷狄之界也

銑曰丹冥南方遠處謂蜀也言

蜀以破投去烽火不設兵守青徼東方謂吳已

平釋捨戍候不用卒也南方亦故云丹冥遠徼

邊却五臣有

馬於蚩車之輅銘德於昆吳之鼎

也走字

善曰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

下有道脩於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

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

於山以鑄鼎於昆吳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

師而封齊其功銘於昆吾之治也翰曰冀田

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理田農也車營田之車

鼎鑄金爲器有德銘於羊萌五臣反素時文載

上昆吾地名作鼎之處君萌作氓

郁善曰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論

有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向曰群

氓民也反素謂反於純素之時耕父推畔魚豎

文謂禮樂也載則也郁美也耕父推畔魚豎

讓陸善曰文子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准

推亦讓也魚豎謂捕魚人也凡釣魚者據於陸

而臨於水今沐王化皆能有讓不先自安於已

也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善曰長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韓非子曰解其

長劒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僕僕

臣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劒士

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翰曰樵夫采薪者也

興臺賤人也危冠短後服戎士衣也
恥危冠願事君也笑短服不用兵也
六合時邕

魏魏蕩蕩

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

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巍乎其有成功
也良曰六合四方蕩蕩上下也邕和也魏巍

功高也蕩

玄韶

徒巷歌黃髮擊壤

善曰埤蒼曰

韶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
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
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

之人擊壤於塗也濟曰韶亦髮也謂玄髮童
子黃髮壽人並歌謠於衢巷田壤之中也堯治

天下大和有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帝何力於我哉蓋和平之至也

解義皇

之繩錯陶唐之象

善曰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
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措

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音蒙也

古者文字未生而伏羲氏畫八卦以代之言晉

之和平法令寬理道出百王亦猶伏羲解去結

繩之政也陶唐堯也堯為象刑象法也言晉德

雜於文

法也

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

善曰左氏傳

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

里流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

夷九貉孔晁曰貉夷之之別也莫百反

銑曰

華中國也裔遠也流荒窮遠之地貊夷狄摠名

謂中國之近窮荒之地

夷狄皆來王於晉德也

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

乎正朔

善曰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

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德則感越裳重譯至也

向曰輶軒輕車也被及也正朔日月曆象之數

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

善曰五臣曰駿奔走

在廟喻巴蜀曰稽顙

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 翰曰駿疾也稽顙手至地而拜也委質謂屈身也重譯謂易夷狄之言以宣於帝聽也 于時昆蛟

岐 感惠無思不擾

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虫焉說文云蛟行也凡

生之類行皆蛟也毛詩曰無思不服應劭漢書注曰擾馴也 向曰于時謂當時也昆虫昆蟲也帝德及於昆虫故感惠也而天 苑戲九尾之

禽囿棲三足之鳥

五臣作鳥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

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也 典引曰三足軒翥於茂林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 向曰苑囿天子育禽獸九尾禽狐也三足鳥也皆天子有至德此物乃見狐 游戲於苑禽 與獸通言 鳴鳳在林夥 禍 於黃帝之園 善曰禮瑞

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

楚人謂多為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善曰左氏傳蔡

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

二各有雌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

君也良曰帝孔甲好萬物烟因煨於天地交

養龍盈過也沼池也善曰周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又曰天地

泰善曰周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又曰天地交泰良曰烟煨和氣也泰通也言天地和

氣交通而不亂也義懷靡內化感無外善曰莊子徧謂

乎無內遠乎無外齊曰王者之義心懷被褐山無韋帶善曰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

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翰曰被褐之衣逸人服也韋皮帶亦野人之帶山林之中無隱逸之

人皆悅王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善曰尚書曰高

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夢求於天

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

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敗卜之曰所

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子曰

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

也濟注同靈靈龜也蔡謂龜出蔡地摺申濟

濟軒冕謁謁善曰封禪書曰因雖摺紳先生之

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廣雅曰謁謁

盛也良曰摺紳軒冕衣冠車服也濟濟謁謁

美盛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善曰淮南

見夫無為與造化逍遙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

地齊光良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善曰莊子

曰二儀天地良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善曰莊子

曰二儀天地良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善曰莊子

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司馬彪曰蹶疾起見濟曰蹶然而興謂跳起也曰鄙夫

固陋守此狂狷賦司馬遷書曰謂略陳固陋論

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濟曰公子聞晉德之盛

驚之而言堅志於狹陋守愚蒙之性堅固也狂狷愚蒙也蓋理有毀之而爭

寶之訟解善曰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王也淮

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市言有怒之而齊王

之疾痊善曰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瘠往宋迎

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

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此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痊除也

韓曰初大夫喻公子以音樂田游之事而公子怒而不應今風聞皇風聖美而怒解疾痊亦如昔有仙人見二人爭寶仙人自毀千金之璧二人曰彼千金璧尚且不愛而毀之何況此乎爭訟遂止齊威王有疾文摯云王疾得大怒必痊文摯乃下脫屨登王牀王大怒殺文摯疾乃痊也痊也

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部家之屋善曰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燬障光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覆闇之甚也向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

曰蔀家幽闇也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善曰

向同向游獵也蕩游也利刃謂劍也駿足天驥也老子老子也攸所也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靡無也應從也至聞皇風載馳鬼時聖道

淳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躋是也于匪切尚書曰政事惟醇孔安國曰醇粹也

淳厚

舉實爲秋摘藻爲春

善曰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

獲罪謂簡主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

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也銑曰舉用賢能亦如秋時萬物成實也發禮樂文章如春之萬物

榮美也摘發也藻文也

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

善曰

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民或爲屋也

銑曰堯治天下和平比屋可封爵也

余雖不敏

請尋

五臣作從後塵

善曰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應援與相元則書曰敢

不策馳敬尋後塵也

向曰不敏猶不達也公子請從大夫後塵以從仕也

詔

漢武帝

向曰漢書云武帝諱徹景帝中子謚曰武詔照也天子出言如

日之照於天下也此謂下州郡求賢良焉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

踶

覲帝

而致千里

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踶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聲類曰踶

躡也杜計切

日以馬比賢人也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

翰曰賢人或以小節犯負時譏而見棄累

者則藏器於內可以立功

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

夫泛

方奉切五臣無夫字駕之

馬踶

拓

弛

氏式

之士亦在

五臣無在字

御之而已

善曰應劭

曰乏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跼或音尺濟曰乏敗也跼逐御用也良馬奔而有餘力者必敗駕車之儀也人有才器卓異必見疾而逐之黜而廢之也此亦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在人善用之而已

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善曰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

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察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也相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也銑曰其辭也察求也吏謂在官者民謂百姓也茂美盛也令其美才殊異於等倫堪任將相及奉使遠國者進之絕遠也

賢良詔

銑曰前詔郡國求賢良而賢良畢至此詔問之策也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善曰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

服而民不敢犯也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形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

銑曰畫衣

冠之象以殊於常服將使犯法者服之以當刑罰而人乃無犯者

日月所燭莫

不率俾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

使也良曰燭照率循俾使也帝德廣運日月所照之地皆循順帝道而求使用

周之

成康刑錯

措

不用德及鳥獸

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

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向

曰錯

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羗來服

善曰晉灼曰東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北發渠搜似國名也應

勅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扼於甲切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氏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何曰肅慎北發渠搜氏羌四國名皆來服帝命星辰不孛

日月不蝕

翰曰孛亂也

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善曰大戴禮曰

聖人有國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川澤不竭麟鳳山不崩解陵不絕矣翰曰和氣流通

在郊藪河洛出圖書

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周

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濟曰藪澤也天子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皆應瑞也

何施而臻此乎

濟曰鳥虡歎美之辭也臻至也言堯舜成康施何德惠以至於

此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善

涉淵水未知所濟

善曰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

曰獲得夙早興起寐卧淵深也言早起以求賢良夜卧思安宗廟若涉於深水未知所濟度言

危懼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

德

善曰如淳曰猶詩曰猗歟那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向曰猗歟辭也

歎宗廟事大何以行道可以明光先帝大業美德者也

上叅堯舜下配三

王

翰曰叅及配比也朕之不敏善本無不敏兩字不能

遠德

良曰敏達也言我不達不能遠比堯舜三王之道

此子大夫之所

覲聞也

善曰國語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故曰子大夫也向

曰子大夫謂賢良人也賢良明於古今主事之

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曰翰

察明也言受我策文明我疑問皆書之以對述于篇章當親覽之咸皆著述也

冊

善曰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

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

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鉄鉞九錫柎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

善曰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

拜尚書左丞病卒魏錫勗所作向曰文章志云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

人也少有逸才爲尚書右丞也冊符命也諸侯進爵受於王冊書其功責

魏公曹操也錫賜也賜之九物以示功之重

制詔

善曰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翰曰

比漢獻帝之制也

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

武平侯

善曰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也

良曰

持執也執節出外令得專前事以示天子之信以明重臣之忠節也領統也

朕以

不德少遭閔凶

越在西土

遷于唐衛

善曰朕謂獻帝也左

氏傳

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

晉師

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弓于衛曰聞

君不撫

社稷而越在佗境尚書曰邊矣西土之

人范曄

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

興平二年

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師敗帝渡

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

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聞喜縣然自聞喜
 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
 封故曰唐衛也齊曰不德謂無德也閔病也
 謂靈帝崩也越遠也西土長安也唐謂安邑堯
 所居也衛當此之時若綴去旒流然善曰公羊
謂河內也贅旒然何休曰旒旗旒也贅猶綴也以譬者言
 為下所執持東西耳銑曰旒冠上垂珠而綴
 於冠者言帝室之危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凶
 如旒之懸然辭也

覬記覬逾連帶城邑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
曰下不冀望上位也說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善
文曰覬幸也覬欲也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
 一民莫非其臣也良曰言天下叛逆而我無
 一人之柄尺土之分獲得也即我五臣無高祖之命將墜於

五臣
作于地

向曰墜落也

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

善曰

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永歎楚辭曰心震悼而不敢也濟曰夙早興起也假寐不脫曰惟祖惟父股肱衣冠而寢震驚悼痛厥其也

先正其孰恤朕躬

善曰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又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鄭玄曰先正

先臣為公卿大夫也銑曰先正謂先帝之政

也言非曹操祖父為股肱之臣以輔佐先帝之政其誰憂我身者言曹公憂我也

乃誘

天衷誕育丞相

善曰左氏傳審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

毛萇詩傳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也向曰誘進衷心也誕謂生也言曹公祖父憂深於國乃進至忠之心於上天遂生保又我皇家丞相終保漢室丞相即曹公也

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善曰尚書周公曰天壽

敬保元子弘濟于艱難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

實賴之也翰曰言曹公安理我國家大濟艱

難我實蒙賴其功德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

保安又理弘大也

命

翰曰將封為魏公授其古先常行之昔者董

卓初興國難羣后釋

善本作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

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

善曰魏志曰

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起卓兵

強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子朝告

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

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向曰董

卓為亂之首故云初也與起也羣后謂諸侯也

諸侯見王室遭難皆去其位為王室謀安定之

策而曹公則引進忠誠先開兵戎之行伍以除亂也攝進啓開也後及黃巾反

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

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青州黃巾衆百餘萬入

兖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

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顓

頊氏有不才子以亂天常尚書曰蚩尤惟始作

亂延及平民也翰曰黃巾賊張角自稱黃帝

天兵三十六萬皆著黃巾於首也反易天常

謂亂天之常道也侵我三州謂青州兖州東平

郡延于平民謂延及禍難於平居之人也而曹

公討之大破翦除其跡謂盡殺也寧安也東夏

洛陽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勲剋黜其難

也

善曰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

梁太祖遂至洛陽遜走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

攻其梁屯拔之也良曰韓暹楊奉並董卓將也專擅其威於關中賴曹公之功能退其禍難

也勲功克能黜退也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兆五臣祀

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

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向曰

祧壇域祀祭也建立造作獲得又治也特洛陽宮室並為董卓焚毀遷立都於許作我京兆封

畿設置官班始為壇塋祭祀不失漢家舊事禮樂之物者也袁術僭逆肆于

淮南攝潁憚君靈用不顯謀斬其陽之役橋蕤

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善曰魏志

曰表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
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
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斬
將屬沛在陳之東也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
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
威稜懾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
傳曰民逃於上曰潰也翰曰肆恣也懾憚猶
畏難也不大役患稜奮厲嚴殞死潰亂也言袁
術僭號為帝於淮南曹公征之術畏難公之威
靈大明之謀術乃棄軍而走曹公斬其將橋蕤
於蕲陽蕲陽地名也授首謂斬獲其首公奮
其威而淮南之逆懼公嚴整而袁術死亂
戈東指呂布就戮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
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
灌城禽布殺之長楊賦曰廻戈邪指南越相夷
濟曰征袁術廻兵而**乘軒**作轅將返張楊沮與
東又破呂布而殺之

斃

雖

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

曰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征呂布張楊將揚醜殺楊以應太祖揚將駐固殺醜將其衆欲比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向曰破呂布而還也轅車也張揚駐固皆敗而誅死也張繡降曹公沮敗斃死也伏罪謂誅之也稽拜也

其衆稱兵內侮

善曰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祖

迎天子都許紹

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也

銑曰袁紹逆亂常道恃其兵衆內懷輕侮天子

之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善曰

說文曰有識之士莫不與足下寒心羅唐說子
嘗君曰寒心酸鼻周易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翰曰寡少也寒心謂戰慄所懼君執大節精貫
漢室不全戰士無堅固之志

白日

善曰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
策唐雎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僇也白虹

貫日 翰曰精誠明信通貫白日者天
下所見明也言曹公之心亦如日也 奮其武

怒運諸神策致屈官度

五臣作渡大殲醜類善曰魏

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
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軍走毛詩曰致
天之罰屈于牧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殛紂也
爾雅曰殲盡也醜衆也 良曰致及屈至也官
渡地名殲殺醜惡也言至官 俾我國家拯於危

墜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說文曰出溺為拯也
良曰俾使拯拔墜落也言使

我拔危於若落之中也

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

梟其首

善曰青冀幽并也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

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

懸首於木上曰梟也

濟曰洪大拓定也四州

謂青冀幽并袁譚高幹二人名也咸皆梟懸也

言皆斬首而懸之

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

擊破之承走入海鵑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

降封爲列侯

銑曰海盜黑山三賊據處也

烏

言其奔散或來順善而降也迸散軌跡也

九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懸

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

幽州略有漢民表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遼西
單于蹋頓尤疆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尚
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云崇重
也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袁熙與蹋頓遼西單
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
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奔遼東遼東太守公
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柏公征孤竹
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旱耳之山也 翰曰
烏丸三種北狄也崇大也言其大亂已經二主
故云二代表尚因烏丸一亂近據塞北之地以
爲叛逆而曹公經行險阻束馬懸車
以上下也一行羣逆皆滅逼近也 劉表背誕
不供貢職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
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犁
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替之欲背誕也管仲
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 濟曰誕欺也言
背國家不供
貢賦之職 王師首路威風先逝 善曰廣雅曰
濟

曰逝往也言天子大軍將行向其衢百城八郡

路而威風之聲已先往所止而聞也

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善曰戰國策張儀曰

文曰匈奴屈膝請和也銑曰百城八郡謂馬

劉表所據地也交臂屈膝謂來降自縛拜也

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所逞五臣作欲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

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

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玄

賦曰飄飄神舉逞所欲向曰馬超成宜據關

中反同為惡逆以相濟濱據臨河也河潼二水

名逞縱也所欲殄之渭南獻馘古萬計善曰小

謂為篡逆也殄之渭南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

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

也

人之耳以獻於君蓋計數也萬計言多也遂

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

之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鮮卑丁令重譯而至

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善曰鮮卑丁令二國

名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德則

感越裳重譯至也毛詩疏博物志曰北方五狄

一曰匈奴二曰獫狁王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

白屋然白屋今韃靼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

以單于為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切劉淵林

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北

羈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

曰印笮請吏北面南夷也又曰滇王降請吏然

請吏請漢為之置吏也向曰鮮卑丁令單于

白屋皆夷狄之名重譯謂使人傳易夷人言以

宣於君也請吏謂請為君有定天下之功重臣五

官吏帥職謂帥其職貢有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善曰左氏傳史趙曰舜重

字以明德宣德於遠也翰曰以曹公之明旁施德班述天下宣而行之以為風俗之美

勤教恤慎刑獄善曰尚書曰旁作穆穆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慎也良曰勤惠恤憂也吏無苛政民不

回慝善曰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坐作墓者而使子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又

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譴庸

回服讒蒐慝杜預曰回慝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也銑曰苛繁回姦慝惡也

世善惠前功不或失善曰尚書曰敦叙九族

之建立

崇其寵章備其禮物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禮記

曰以爲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銑曰物文色之類所

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

善曰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予

欲左右有民也良曰蕃衛謂援護也

言左右輔佐其時王也厥其也世時也

其在周

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

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

於國又曰西土人亦不靖管叔蔡叔也靖安也言其不安者謂其作亂也

翰曰周成謂成王

懲息也言息管蔡之難太公之功也

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

齊

錫賜也履足履使得行於四方專征伐之意

東至于海西至於

五臣

可南至于參凌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正

之善曰九伯九州無隸地名也五侯公侯伯子男也九伯九州

之長伯長有罪者太公實得往征伐也世祚太師以表東海善曰左氏

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銑曰祚福也太師則太公

也為周王之師言世福於我太師以明表於東海東海者齊也爰及襄王亦有

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

虎賁鉞鉞鉅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善曰左氏

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鉅鬯一卣虎賁三

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

為諸夏盟主也良曰襄王之時楚叛王命晉侯與之戰楚人敗績王乃命晉侯為諸侯之長

賜以二輅車虎賁勇士鉄鉞兵器也拒黑黍鬯

香草也令祭宗廟用之大開南陽之地以屬於

晉晉於是當代作諸侯盟之主蓋尊之矣故周室之不壞繫焉二國

之五臣無是賴善曰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

之字繫伯舅是賴杜預曰繫發聲也翰曰言周室

不壞亂是賴齊晉二國以為援護蓋將封錫曹

公乃引此今君稱不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

古典者也導揚弘烈善曰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

命向曰上引古人此重述曹公也言曹公大

明之德明安我身奉當天命引明大業也不大

保安朕我躬身答當導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善

引揚明弘大烈業也尚書曰綏爰有衆曰無戲怠韓詩曰方命厥后

也九域天下也周無率循俾使也功高乎伊周

而賞卑乎祗晉朕甚惡女焉善曰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

朕甚惡焉翰曰伊尹周周公言曹公之功

高於伊尹周公賞尚卑於齊晉二國我甚慙也

也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五臣之上善曰漢書宣帝詔曰

朕以眇身奉承宗祖又曰託於兆民永思厥艱

之上也良曰眇小也帝自謙也

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善曰尚書曰肆

難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齊曰言思其艱難若涉深水之危懼也非

曹公所濟我無委任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

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五臣本安平甘陵平原

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

五臣只

持節御史大

夫慮

善曰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慮字鴻

豫山陽人

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

竹使符第一至第十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曄後

漢書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數

餘徵調竹使符向曰第五第十符之數右

右錫君玄土苴

子以白茅爰契爾

五臣龜用建

冢社

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

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萇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詩曰

乃立冢社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

以上用立冢社也冢社立如天子社稷然也

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善曰尚書曰乃

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佐周邵師保出

為二伯善曰尚書曰邵公為保周公為師鄭玄

銑曰周公為太師邵公為太保出歸於國則為二長外內之任君實宜之

翰曰上言畢毛周邵為內外其以丞相領冀州

牧如故翰曰其語辭也言今更下傳璽肅將朕

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善曰應劭

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新傳命上故

傳及印綬也尚書曰肅將天威又曰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爾雅曰允信也銑曰曹公先封武

平侯言今更下傳魏國之璽敬將我命以信治

華夏之人故武平侯印綬所傳授者宜上今又

還於我此言却入武平侯印於天子也

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善曰左氏傳宰孔曰且有後命也以君

經緯禮律為民軌儀善曰家語孔子曰唐叔封

經緯猶織以成之國語使安職業無或遷志銑

冷州鳩曰爾民軌儀也

言無得或有遷移其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五臣無各一

玄牡二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大輅金輅戎

輅戎車也良曰輅車也玄牡馬也

二駟君勸分務本盡方民昏作善曰左氏傳臧

八匹用務盡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

用務盡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

曰惟農自安非時作勞也良曰嗇愛賢疆也

業韋昭漢書注曰滯積多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亦副焉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衮卷龍衣

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禮曰王之服履赤舄善曰衮卷龍衣

謙讓俾民興行善曰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

之以敬讓而民不爭也善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

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孝是

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善曰周禮曰小胥

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左氏傳曰公

六三十六人也向曰軒懸諸侯樂也君翼

列也謂以舞為行列有六行行六人也

宣風化爰發四方善曰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

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翰曰翼佐遠人回

爰於也言佐我宣布風化發於四方也

面華夏充實善曰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

親百姓充實也良曰回面謂是用錫君朱戶

臣服也華夏充實謂人富也

以居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朱

就所治作也濟曰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曰善

朱戶天子禮貴之

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咎繇曰在知

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也向曰研精明智思天下官才任賢羣善必

舉

善曰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材論語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

任使者必用其賢有善必舉之於朝

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善曰漢書音義

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為陛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孟說是也

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雷也

翰君秉國

之均正色處中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也

曰秉執也正色謂無私也處中處大中之道也

織毫之惡靡不抑退

善曰

謝承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敗織介之惡采毫毛之善也

良曰百姓百官有織毫之

而退之靡無也

是用錫君虎賁

奔

之士三百

人

善曰尚書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百人孔安國傳曰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

猛也皆百夫長

向

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善

曰虎賁壯勇人也

國語敬姜曰大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曰糾察

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曰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也銑曰察天子刑法明其

犯關于紀莫不誅

有罪無罪也章明厥其也

極舉力反善曰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

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

傳曰極誅也翰曰犯國家之是用錫君鉞鉞

關禁干亂網紀者莫不誅死之

各一善曰蒼頡篇曰鉞椹也質也又君龍驤虎

曰鉞斧也濟曰鉞鉞兵也

視旁馳八維善曰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

導也向曰驤舉也八維天下四方四角也言

君如龍舉謂高也虎視謂威也旁眺天下恐不

安掩討逆節折衝四海善曰毛萇詩傳曰揜大

今以法言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

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

良曰掩襲征討其逆亂天子之節制者折挫姦惡衝突疆敵於四海之內

是用錫君

彤同弓一彤矢百茲盧弓十茲矢千善曰杜預

曰彤赤也茲黑也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君以溫

十矣銑曰皆弓矢也諸侯有功賜之恭為基孝友為德

之基又曰張仲孝友也翰曰基明允篤誠感五臣乎朕思善曰左氏傳曰

本也允篤誠也向是用錫君拒鬯一卣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拒釀以鬯草

馬中樽也以圭為杓謂之圭瓚也

鬯黑黍香草所以為酒使供祭祀也

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

良曰魏公

之國置丞相官及卿大夫百卿如漢諸侯之法

君往欽哉敬服朕命

銑曰

君往欽哉敬服用我

簡恤爾

五臣作余

衆時亮庶功用

終爾顯德

翰曰當簡閱憂恤汝衆士是信衆力用終汝明德也爾汝時是亮信庶衆

也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善曰尚書王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

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也

向曰對當揚明休美也言當明我高祖之美命以安我

漢之社稷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向 呂延濟 劉良 呂向 註

今

宣德皇后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

父曄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為

太后令梁王受禪秦法
皇后太子稱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
濟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

夫功在不賞

五臣作

故庸勲之典蓋闕

善曰言功績既

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諡臣曰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昵近尊賢也

用功之常典是闕而

施俸造物則謝德之途已

寡

善有也字

善曰言恩施既隆俸於造物則

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翰曰梁王施功等造化之成於萬物答謝之道要

不得不

五臣無不字

疆為之名使全享有寄

善曰言德顯功

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强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昭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也向曰雖不可荅然要不可疆為立名以主天下使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善曰班固

漢書高祖述曰定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

也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

觀

善曰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

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

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暴在昔晦明隱鱗戢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翼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也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替其明如龍博通羣籍而讓齒乎鳳隱鱗翼也晦暗戢歛也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也銑曰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切氣凌雲而

屈迹於萬夫之下

善曰魏志段灼理劉文曰文勇氣陵雲士衆衆勢六韜太

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焉

翰曰劔氣謂勇氣也此謙厚之道必致尊也

辯析先

善曰七略曰齊田駢

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

大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向曰辯析謂

分別事理也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

其字

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人爲之

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

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

作起草爲藁

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之彩

飾成也則輒削

除其藁草之本

爰在弱冠首應弓旌

善曰禮記

冠漢書制曰褒然爲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

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士以旌

父選三六

大夫以旌也 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初也凡

天子招引賢良皆使使執弓旌以爲天子之信

客游梁朝則聲藉甚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

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

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

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

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 銑曰

客游梁朝謂比漢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

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衍初爲巴

陵王府法曹故以比也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善曰何之元梁典曰

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

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

翰曰薦進也梁王遷爲太尉王儉府祭酒

宰相也道德深遠爲天下所譽而高者也 隆昌

季年勅王始著建武惟新帝構斯在善曰蕭子

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李永
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
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
初也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
事於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
季末也惟新謂初功隆賞薄嘉庸莫疇善曰陸
也締結構合也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也
良曰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一馬之田介
山之志愈厲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
誠管子曰十者十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
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繇上
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濟
曰田十片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也介山介
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

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
為多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也六

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善同銑注銑曰漢酈

病而去亦比系王辭爵祿也漢馮異每舍止處
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樹下不共論功

軍中號為大樹將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及擁旄司部代馬不

敢南牧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詠被

節擁旄鉏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

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

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也蕭曰擁執

也旌旌旗之屬以麾衆也司部司州也代謂北

胡也梁王鎮司州胡推轂樊鄧胡塵罕寧夕起

馬不敢南牧牧放也推轂樊鄧胡塵罕寧夕起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王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王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王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王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推轂曰闕以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

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向曰王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

則胡兵之塵惟彼狡童窮凶極虐五臣作窮極希能夕起也

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媒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童今不我好

兮鄭玄曰狡童謂紂也銑曰狡亂也童謂東昏侯即位行恭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衣

冠泯絕禮樂崩喪善曰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

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也既而鞠旅誓

衆言謀王室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

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良曰言告其軍旅

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良曰言告其軍旅

誓戒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

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

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尚書曰震澤底定翰曰白甲既鱗下車亦在

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

裂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率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

王也向曰言凶徒既殞其兵甲致天之屈拱

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碎裂致天之屈于牧之野典引

揖羣后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屈于牧之野典引言致天子誅但拱手以揖百

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豐功厚利無得而善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

德而稱焉濟曰豐大之功厚利於人無得而稱言功之多不可盡說是以祥光

終至休氣四塞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

也四塞炫耀四方也良曰祥光五老游河飛

星入昴善曰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

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王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

王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

星上入昴汪曰入昴宿則復為星翰曰堯見

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

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

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

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之其實無也元功茂勲若斯之盛善曰

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

勸進表曰茂勲格乎皇天濟曰元大茂盛勲

功而地狹乎

五百

四履勢卑乎

九伯帝有惡焉

也

作下

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

輶軒萃止

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

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輶軒萃

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

報未殊朕甚惡焉楊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

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鴉萃止也向曰周賜太

公履東西南北方行之地狹謂地狹於太公也

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

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善曰致誠謂請無

刑之長笛賦曰致誠效忠也良曰某官某甲

者謂百官各不可具載於此故略不言也百辟

謂百官皆致

疾匪帝之旨不遠而復

善曰梁王

匪席之旨有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
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良曰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
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爲久遠而反復
也謂帝位宜定也

教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爲宋公脩張良廟教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

伐大軍次留城令脩張良廟

傳季友

善同翰注傳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

翰曰沈約宋書云

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爲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

人也

綱已

善曰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

綱

系曰况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

謂主簿之司也

教皆主簿宣之故若

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夫盛德不泯

義存祀典

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祀虞之世數未也

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向曰祀典謂祭祀之

常與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善同銑注

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微無也

被髮左衽夷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

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

張子房道亞

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

黃中照隣治庶善同良注

良曰易坤卦之六

居體美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顏回照明以爲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善曰漢書曰張良

隣近也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爲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爲劉帝師也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玄深蔚盛也夷項定

漢大拯橫流

善曰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

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剄說文曰出溺爲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向曰夷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拯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拔也橫流謂亂也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良曰固已辭也參近軌跡也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二賢臣也冠首

也仁德乃爲**若乃神交**善作**神圯**與**上道契商洛**

管仲之首**善**曰荅賓戲曰齊寧激聲於康衢漢書曰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曰孺

子可教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李季夏黃公

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

之力也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爲呂后

畫策迎之以得太**顯默之際**窅然難究銑曰籌

子位遂定契合也**窅然深遠難****淵流浩瀼莫測其端矣**善曰言其

以究探也**不可測度也**孫綽栢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

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

言哉吳都賦曰瀕溶沆瀼莫測其深莫究其廣

濟曰言子房德深廣浩濩不測其端倪也塗次舊沛佇駕留城善曰漢書

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得久也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立駕留城

留城子房所封靈廟荒頓遺像陳昧善曰范曄留侯之地也後漢書曰

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復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

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撫跡懷人永歎寔深昧闇也向曰像形也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過大梁者或佇想寤寐永歎也翰曰寔實也

於夷門游九原善作者亦流連於隨會善曰史記魏有

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門者太史公遇見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

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

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
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爲原
銑曰言太史公佇思想侯嬴之迹也九原晉
大夫葬所也文子留連下淚以思於隨會

之若人亦足以云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
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向曰

擬比也若人言比人謂侯
嬴隨會亦足以言子房也可改構棟宇脩飾丹

青蘋繫行潦以時致薦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
繫蘊藻之菜潢汙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也
濟曰蘋繫水草也行

潦雨水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薦祀也抒

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善曰廣雅曰抒潔也西
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

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
也翰曰抒中刊缺烈業也

主者施行

爲宋公洛楚元王墓敎

善曰宋公楚元王
受文齊王其墓

翰曰楚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也
封於楚謚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
故脩

傳季文

綱紀夫襄賢崇德千載彌光

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

襄有行郵玄禮記注曰

宗尊也向曰彌益也

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善曰

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良曰本始謂先祖宋

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

善曰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銑曰基本啓開也斯境謂彭城

彭城屬素風道業作範後昆善曰三國名臣贊

楚故也齒襄陽者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卻王釋

識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統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本支之祚實

詩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

隆鄙宗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揚脩牋曰述鄙

隆盛我鄙賤之遺芳餘烈奮乎百世善曰抱朴

宗鄙者謙也

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

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

夫廉儒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而丘封翳然

莫不興起也翰曰烈美奮發也

墳塋莫翳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

也翳然荒蕪莫莫翳向曰封疆界

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善曰李

能不慨然毛詩曰維以不永懷良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慨然為歎而長懷者也夫愛

人懷樹甘棠且猶勿剪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

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

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銑曰

愛其人懷其德者則召伯之追甄善曰墟墓信陵

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木名追甄然墟墓信陵

尚或不泯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

哀美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

元思五冢也濟曰甄祭武滅也漢詔魏信陵

君守冢五冢沉瓜佚結所與開源自本者乎善

寔為不滅毛詩曰縣縣瓜佚也

如此況我與元王如瓜蔓所起相連開源自彭

城為本也可益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

族蔓也

行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何曰蠲免復
行除也謂免除也基五家謂長給灑掃便可常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善同良注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

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爲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

廷尉於獄

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

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見者愛之高第明

經謂德行高遠明於神明神靈文思之君聰明

聖德之后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者也良曰體道而不

居見善如不及

善曰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

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曰體象大迫功成而不居見其善者如望之不

可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善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

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廣成子曰來吾語女至道向同善注華封致乘雲之拜善曰堯

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

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

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聞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
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
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
者蓋請者必拜故互

良同善注

或揚旌求士或設虞待賢

善曰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
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
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
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
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
寡人以獄者揮鞀也

翰曰揚舉也求士謂求

賢才也餘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

善曰謝承後漢書序

曰陰脩敷化二都威教克平春秋元命苞曰朕

文王積善所問之餘烈

良曰敷布烈美也

寅奉天命恭惟永圖

善曰爾雅曰寅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

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錯曰惟思永長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

居載懷祗懼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

予小子夙夜祗懼也向曰審其聽受雖言事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祗敬也

必史而象闕未箴善曰禮記曰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

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濟

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闕也所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

懸之於上言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

曰結幽蘭而延佇也翰曰寤寐之間思于善

道延首佇立以渴待忠實之臣嘉善猷道也**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

賓王

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

曰卿

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

俊士

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也

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懋陳三道

於太學

利於時用賓佐王道升進也懋陳三道

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

國體

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

薛召

以四科取士銑曰懋美也三道之要謂

國體

人事直言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

德行

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

三曰明曉

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

多略

遺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此四者何為

通也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善曰尚書曰若作和羹

也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爾惟鹽梅何曰以子

大夫

如鹽梅和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善曰國語

位不藉千畝辨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漢文缺

三推土回之義賈生直言善曰禮記曰躬耕帝藉

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

姓也翰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善曰漢書

同善注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

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

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金湯非粟

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善曰漢書蒯通說武

池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

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

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銑曰假如以金爲城

以湯爲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雖遭水旱之

災有粟待之無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善曰范

遷流亡散者也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向曰祥正

前經謂藉田也寶重也種曰稼歛曰穡文公曰太史順

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善曰國語曰號

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脉發太史告稷曰土膏

其動韋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

中於午也脉理也膏土潤也禮記曰孟春之月

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爲

籍田十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

朱紘以朱組爲紘一條屬兩端也濟曰祥善

也擇善之日將行籍田之禮也青旗籍田之旗

也肅敬也膏膏腴也朱紘冠飾也戒勅典法也

言勅正善曰汜勝之

其常法書曰杏花華

將使杏花萼葉耕穫不愆

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藺之此
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
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
蒲水草也翰曰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穫收
苗也德**清田**古**冷風述遵無廢**善曰呂氏春秋
失也**清田**犬**冷風述遵無廢**善曰呂氏春秋
道畝欲廣以平田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
風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
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師然肅冷風以
播長也良曰田中為隴廣尺深尺所以停
水以潤田故云清田冷風所以養苗明而釋耒
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而釋耒
盧佩牛相公莫反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
對佩牛相公莫反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
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
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公綠
也向曰釋廢也耒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
佩刀劔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春夏不起田畝

言刀劔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
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水公流不返也言惰
業之人不**兼貧擅富浸以為俗**善曰漢書曰兼
復知改也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
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是革
浸以為俗豈不謬哉銑曰富家兼并貧人常
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如水浸
物曰以毀壞言兼并之**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
家可以壞國如此也民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
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
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兩易下田休
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
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
中下均易之懼驚**焉**五臣作鹵魯可腴恐時無
須愚民也擾煩也焉音赤

史白

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寫鹵分生稻梁

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既田四十餘頃因曰白梁也齊曰為鹵薄地也若

使此地可致膏腴恐則時無興廢之術矢陳厥

史起白公為渠引水溉之也謀善曰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謨孔安國曰矢陳

其謀者直陳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

易易也易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敬法卹

刑虞書茂典

善同向注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欽敬

卹憂茂盛也敬法憂刑

自氓俗澆弛氏法令滋

彰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醇散朴許慎

章淮南子注曰澆蕩也澆與淥同老子曰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也銑曰氓民也弛廢肺石少

也言民俗澆薄廢本逐末也滋多也

不寃之民善作棘林多夜哭之鬼善曰窮民天

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

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尚書爽

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

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

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翰

曰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寃肺石赤石

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傍主司收之春秋

元命苞云桐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所以

誅無辜也言寃人且多復有無辜者所以

明發動容具食與慮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

具不違暇食

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吳食晚

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動容兒興思

慮言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

善曰鹽鐵

憂也繁於秋荼網密於疑脂左氏傳鄧舒問於賈李

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茶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又如夏

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永念畫冠緬追刑厝

刑也言如張網者也善

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讓之戮上世用戮而民

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兒也紀年曰成康之

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良曰堯畫

其衣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

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徒以百鍰

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環

輕科反行李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

善曰尚書

呂刑曰穆

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
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
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
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
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
罪五百也向曰徒但也百鍰金刑以金贖罪
者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訪游
謂墨劓宮割也爰於創始也前古謂周也
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善曰韓子曰董闕于為趙
峭如廡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
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
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
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
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
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
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翰曰董
安于曰七不入者良由深峻也我若明為峻法

天下寧有敢犯者遂作峻法韓非商鞅皆用此治秦乃霸也

歌雞鳴於闕下

稱仁漢牘

善曰班固歌詩曰三五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

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側然感至誠百男何償償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銑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女緹縈詣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爲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令天下除肉刑故二途如奕即用兼通稱漢文帝爲仁列於史牘

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善曰輕重二途似如差奕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

濟時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

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濟曰二

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乖爽不能必

行則寬猛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善曰周易曰何以守

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也良曰財者

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書云一曰政二曰貨次

於政下故曰次貨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

者通萬物之名善作亡善曰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

無善作亡浮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

向曰表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乏懋

勉也謂遷有貨至於無貨之處以遂其利皆勉

力為旻既龜貝積寢旻繮舉專用善曰漢書曰

之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

力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

羅釜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翰曰古

者貨用貝寶用龜比今之用錢以緡緡貫穿之

積寢謂積世寢廢也也緡緡皆緡也世代茲多銷漏參三倍善曰

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良下貧

日謂用錢年代多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也

無兼辰之業中產闕存歲之貲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

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

家產也左氏傳晉游鉏字書曰存仍也銑曰

下貧謂貧人不濟者兼辰謂兩日也中產謂中

平之生者存歲謂惟瘠莫卹隱無捨矜歎善曰

再歲也貲猶用也詩傳曰瘠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

除其害也向曰惟思卹憂也言此貧人不濟

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善

不捨哀矜嗟歎之至也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善

實

下有邛崃斜之谷開而出銅善曰漢書曰上帝

命字邛崃斜之谷開而出銅善曰漢書曰上帝

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

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

之也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

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印斜蜀中

山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善曰左氏傳曰王使宰

名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耒耨治鎔炊

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后範金合

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翰曰謂此銅後

將命工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爲錢以利於民鎔

銷範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善曰桓子新論

法也善曰漢宣以來百

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良曰金錢

也紹繼也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圓法錢也今

將繼太公但赤灰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

之職事

權

善曰言今欲為錢若赤次則姦巧學鑄深為

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次一當五如
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
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
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
貨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
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
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
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
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千二百平之也應劭曰其
輕重也向曰言今欲鑄錢赤次榆莢輕重難
為權

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善曰淮南子曰通乎

宜也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
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銑曰開用塞除悉盡也錢之
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之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

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

翰曰理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變改易

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

圖云三百年升曆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

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

琰幾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

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

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迁用望平

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

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

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

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爲德夏至爲刑濟

曰帝王之興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

之行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善曰尚書曰分命義仲宅

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良曰唐官堯之官炳明也鄒說謂鄒衍

說天五勝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善曰言司歷數之事

也嵎夷昧谷見上句良曰嵎夷日出處也廢職謂夏義和酒淫廢時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

方謂失漢乘素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善曰言其方位

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

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相帝時有黃

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

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乘素

祗也乘執祗神徵應也魏氏將興紛諍空軫疑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

論無歸

善曰方言曰軫戾謂相乖戾也律歷五行日月之理紛紜其事者甚多而

銑曰謂

疑論竟無所指歸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纂堯

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也

翰曰纂繼

洪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善曰尚書

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

玉燭也

濟曰言令日月光輝美而相應風雨四時和順也

克明之旨弗遠

欽若之義復還於乎大夫何如哉

善曰尚書曰克明俊德

良曰克能言美也肅命羲和欽若昊天言今欲使如堯能明俊德之美不遠而羲和敬順天時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其體翰改色寅丑殊建此道乎予大夫秀才也

別白書之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

善曰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

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
翰曰秉執也錄符也天子受命

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時之不失也

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善曰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疑孔安國曰百

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

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至於思政明臺

訪道宣室

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

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若蓬之惻每勤如

嘉之念后軫

善曰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

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恤

貧緩賦省徭慎獄善曰應劭曰繇者役也向

刑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善曰尚書曰四方無

獄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

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

曰年稔秋穀熟也濟曰四境無虞備之事而

謂不起甲兵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而

多黍多稌杜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

月之歎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

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

君為政樂不可支翰曰稌稻穀也幽七月詩

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豈布政未優將罷臣

作民難業

善曰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適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銑曰問豈由

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為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

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

弗同心以匡厥辟

善曰漢書詔策是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

將崇論宏議也

良曰爾汝宏大罔無匡正厥其辟君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

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

典曰乃命羲和向曰惟辭也建立也與常也言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秩

上叶

星象下符川嶽

善曰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

三台九卿法北斗象者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九卿法河

濟曰叶合符同也上合星

海三公又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治

授職五臣揆務分司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卿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

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爾雅曰揆度也

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爵人有此六者具脩則為人紀綱皆可從於王事然後因才以授其

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是以丑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善曰

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

大星如虹下流華者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向

曰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閉

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號九工開於黃序庶

也忒差也言下人皆不差失

績其凝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齊

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

謚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

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良曰工官也

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

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官也黃周官三百漢

序則黃帝也庶衆績功凝成也

位兼倍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

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

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

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銑曰周建官號

有三百也漢

立兼而倍之

歷茲以降游惰

五臣

寔繁善曰孔

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濟曰歷從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怠惰之職者實繁多也若閑

冗卑

五臣作卑

弃

則橫

去聲

議無已

善曰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

時消息昭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翰曰冗散

之官言若閑散之官盡為弃廢則怨嗟橫議無已

冕笏不澄則坐談彌

積

善曰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向曰冕笏官之服飾也若官不事澄清之道

則坐為談譏者益復多積也彌益也

何則可脩善詳其對

善曰家語孔子

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

詩傳曰詳審也銑曰則法言用捨二途何法

可脩而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

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袁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爲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

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

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瘠惡樹之風聲一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爲邑起冢立祠良曰言雖小邑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爲鄉萬二千

五百家也績功也

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

善曰呂氏春秋曰宓

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

開說 翰
同善注

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阡

鹽

危之域躋

五臣作濟

俗於仁壽之地

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母

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也漢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阡危者若是臣贊曰臨危曰阡或曰阡屋檐也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殿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良曰賢吏雖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之人俗為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阡臨也域亦猶地也

是以賈誼言天

五臣無天

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善曰賈子

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銑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不善則民有惡頃深汰

太

珪符妙簡銅墨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爲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相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也齊曰頃猶向永也汰謂沙汰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陽散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長曰東觀漢記魯恭爲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蟲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入在秋螟復不散也馴行也螟蟲所以食苗者

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

善同銑注銑曰漢虞

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言今所豈薪樵之道未弘為

網羅之目尚簡

善曰毛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樵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

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翰曰樵積弘大簡略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日今為一目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薪積之未久為復網羅之目尚略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善曰

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

謂無恐侵誤執事之
臣不盡意正辭以對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罔圖

惟舊

善曰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

銑曰上智之人且利於民而不述於禮大賢之

人疆於國無謀於舊法皆取權宜以爲制度但

利民疆國而已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

行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

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療音義與

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

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濟曰權宜

應特之理豈非飢者不擇殮拯濟沉溺

者豈待爲規矩之行步貴救之而已

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

善曰淮南子

曰五帝異道

而德履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桓秦繆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政道殊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

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

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況文史也翰曰

脩理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并本徇末厥弊滋

多善曰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

也向曰徇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

章於鄭衛

善曰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

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
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漢書曰宣
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
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
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豈欲非聖無法將
樂有鄭衛也齊同善注

以既道而權

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
子曰可與共學末可與適道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
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樂文章豈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為無
法乎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今欲專士

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
耕桑得利究年受福

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
良曰今
欲專男士為耕女士為桑以資衣食鄉閭之間
習於弓騎
以備戰也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宮更名維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翰曰五都謂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于時此五都人叛故欲先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道庠序亦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有異言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

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閭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也 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河州郡爲羣賊分析以僭稱之宋人失馭淮汴崩

離

善曰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

離析而不能守也濟曰宋人宋帝也失馭朕

謂亂也

淮汴分崩人離散也

朕

思念

善作

舊民永言攸濟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銑曰舊民謂故

晉宋經離亂之民永言思其所濟也攸所也

故

選將開邊勞

去

來

安集

善曰漢書嚴尤疏曰

遠戍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

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良曰選

軍將開邊境慰勞百姓之勤苦

加以納款通和

賜來其復居者使安散者使集

加以納款通和

布德脩禮

善曰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

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

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

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也向曰戎狄納

言款誠通其和親而我則布德以悅之脩禮以

制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善曰周禮曰二曰牧職以

安邦國以懷賓客也

翰曰詩云皇皇者華君

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左傳曰

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

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

今有外蕃懷德來賓亦仰我如膏雨

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

夷邊北歸之念

善曰上逸楚辭注曰遽競也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

已平齊都江南故云南望獯夷北狄

也言其處北有歸化於國家之念

夫危葉畏

風驚禽易落

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

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軍

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

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

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

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又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銑曰危葉謂秋木之葉落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北齊後魏也無待干戈聊用辭辯言其

易為誅伐蓋用辭辯亦可定之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尚

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五云五州顏延之侍遊曲阿詩云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何曰三輔

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片言之辯說斯路何可求而定之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

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善曰爾雅曰階因也言進

嘉謀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

論說諸侯揮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
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
心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以
及之誰人或堪爲此事誦述也沃猶洗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善曰何之元梁
典曰天監武帝

年號也

任彥升

銑曰天監
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善曰商喻齊也
史記樂毅書曰

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
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濟曰
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
齊東昏侯無道比之於紂
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
之運也向曰謂東昏無道武帝伐之而齊禪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位於帝故曰時來而

當辰永念猶懷慙德

善曰禮記

乘此歷數運會也

曰天子當辰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向曰辰天子屏風也慙德謂謙無德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

而為人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善曰

百王之敝季謂末年

曰百王謂古來之王也

翰

衣冠禮樂埽地無餘

善曰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

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

善

地而淨一無餘者

周斷

善作

剋方經綸草昧

善

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斷珷而為璞蘇林漢書注曰剋角之剋與剋剋同周易曰雲雷屯君

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

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爽也

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

採三王

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善曰周

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持懸向曰三

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

宮天子之懸樂判卿大夫也言上下禮樂略有分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

實善曰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裨謹草創之

草創造始也言法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善

製造始倉廩無儲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

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翰曰若

不賦百姓則國家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善

所用無資也薛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善

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

之端銑曰惻每時入芻橐歲課田租善曰漢

隱內憂於心

隱內憂於心

隱內憂於心

民田租芻粟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藁濟曰芻藁草也以供廩焉之食課歛也秋

子然疚救懷如憐赤子善曰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月賦曰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向曰愀然憂色變也疚病也

言憂如病在懷也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今欲使朕無蒲堂之念

民有家給之饒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蒲堂飲酒有一

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

平也齊曰一人向隅則蒲堂不樂言今下民未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

之足可得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善曰禮記

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歛財乎饒足也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

古會百物也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由關市之門者稅錢今將去之可乎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用賓王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爲帝王之賓客斯

理何從佇聞良說

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俟良說良曰此

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

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

爲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

時有志於學也

閑戶自精開卷獨得

善曰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閑戶

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
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濟曰精專九流七略頗掌觀覽
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

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
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

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
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
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
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
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
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
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翰曰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
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面向牆而無所見
者言我好學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
近非此流也

三餘靡失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能斷獄治政也上

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

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向曰靡無也上

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善曰論語子曰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銑曰言上之

化不知草之偃卧必從於風而我好學昔紫衣虛寡弗能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

賤服猶化齊風

善曰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

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

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長纓鄙好且變日境內莫衣紫也良曰善注

鄒俗

善曰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

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也

人皆好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上之化下有如此者

往賢業優前事

向曰言以德薄於往賢而帝業則優於前事意欲儒學化下也

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

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

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濟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

然也

朕傾五臣心駿骨非懼真龍善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

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

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者也
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體去曰君之好
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
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
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
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銑同善注輜緇輶薄青紫如拾地

芥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輶紫

輶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
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
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
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
也如拾地草良曰輶輶車也青紫貴位之服
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
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而情

游廢業十室而九

善曰禮記曰垂綬五寸游惰
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抱

朴子曰秦降及季抄天下欲反十室而九也
翰曰言學者懶惰游謂游戲以廢道業者十家

有鳴鳥茂聞子衿不作

善曰言古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

鳳皇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恩學
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勗弗
及考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茂
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爾都賦序曰王
澤竭而詩不作濟曰周書云收罔勗不及考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欲收教不自勗勉
之人不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爲之則功不
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
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爲學弘獎之路斯旣
故鳴鳥無聞鳴鳥鳳也茂無也

然矣

善曰小雅曰獎勸也

向曰弘猶其寂寞

應有良規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

銑曰秀才猶如寂寞

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善曰鄧析子曰堯置欲諫

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也

良曰立鼓於朝有若諫君擊之設謗木於闕有誹謗使人擊

之武帝立之已三年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曰伏青蒲

五臣作規罕能切直

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

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

曰史冊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

規地曰青蒲相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

敢諫爭也翰曰言諫人多非政要曰伏於庭

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内庭也將齊季多諱風流

遂往

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

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向曰將謂齊未法人多所忌諱此風流而遂去乎將

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善曰漢書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

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向曰將謂我空有然

慕古之志而虛心受物不大乎此疑問之辭然

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五臣上善曰左氏傳子作人囊曰赫赫楚國

而君臨之方言介特也漢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翰曰寓國介獨也何

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

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草言邕於是下邕洛陽

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齊曰徙迂也罪此什有違論輸左校善曰漢書曰原涉好眊眊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

漢書陳萬年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羣行賂官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流令丞也

翰曰睚眦不和兒輸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使直臣杜口忠謹路

絕五臣作絕路善曰漢書曰鄧公謂景帝曰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怨聲類曰謹善

言也銑曰杜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善曰

塞也謹正也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謝安為相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也向

曰言我雖不嘗有讒邪所為而直臣忠正絕路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悉意五臣

以陳極言無隱善曰漢書曰哀帝使傳喜問李尋曰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

問其故無隱乃情良曰悉蓋也言盡以心陳無有所隱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